

■ 图片故事



# 环卫工司旺

□ 杨自西 文/图

调到城郊工作，时常进城，会遇到许多旧友老乡。

司旺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老乡。

2011年的隆冬，在数码广场站台等公交。下着细雨，站台一头，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在清洗垃圾箱。老人躬着腰，用指甲一点一点抠垃圾箱盖子上粘着的泡糖污垢。斗笠遮不住后背，灰黄的衣服浸润着雨水。我走过去，挨着他，将伞伸过去，遮住他的后背。老人道了声谢，继续擦洗垃圾箱。直到把垃圾箱四个脚都洗干净了，老人才直起腰。

“你是西老师？”老人盯着我看了会儿，说。

“你是？……”我记不起他是哪个。

老人把抹布拧干，放到清洁车的扶手上，很激动：“我是黄茅坪的司旺啊！记得吗？和靠娃一个班，比你低一届。”

我想起来了。那时在大队完小，每个年级一个班，每班十几二十人，经常和堂兄靠娃在一起的，是有个叫司旺的。瞅瞅眼前的“老人”，那个司旺印象变得很模糊。

照推算，司旺应该和靠娃差不多大，四十六七岁的样子。但眼前的他看起来却年近花甲。

公车还没来，司旺和我聊起来。

他说，他有一个女儿，在涉外学校读书。娘家爷爷过世后，他就到城里来做事。

“一年要两万多块钱学费，还要生活费。不做事没钱啊。”他叹道。

我问，收入还好么？

司旺告诉我，2009年环卫处招人，到环卫处当清洁工，负责清洗两条街的垃圾箱，每月有1500块左右，老婆帮着代卖油炸豆腐，差不多每月2000块。紧手点用，还有些结余。

第二次见到司旺，是在2016年的暑假。

我去培训，出校门走过马路，树荫下有人喊。

走过去，是司旺。一边向我招手，一边给一位老太太喂饭。

一台木质的垃圾手推车，车的扶手加长了一倍，前端装了一个半封闭式的简易靠椅，上头撑

了把遮阳伞。

老太太坐在靠椅上，头略歪向一侧。司旺给她喂一口饭，又用椅背上的毛巾轻轻地给她擦一下嘴。

老太太“啊”“啊”地指着我。“我老婆风香。”司旺说，“前年中风了，就成了这个样子。”

司旺轻轻扶起“老太太”，把椅背上的棉垫子向上拉了拉，对着“老太太”耳边说：“冲光老师的满意，在一中教书。”

“老太太”咧开歪着的嘴笑了笑，嘴角流出一线口水，司旺赶忙拿毛巾给她擦干净。

司旺说，老婆病了后，放在家里不放心，又没钱请护工，就只有带着老婆上班。原先的清洗车是铁制的，箱子里放两桶水就占满了，又不准焊接加长，所以就换了岗，扫这条马路。尽管累一些，总能带着她上班，而且还可以捡到一些瓶子之类的，一个月可卖百八十块钱。

我问他，女儿在哪儿工作？他说，在百货公司，工资不高，四五千块一个月，要租房，还要吃饭。

前阵子的一天傍晚，在三眼桥高架桥旁，又一次见到司旺，身边围了好几个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。

司旺在吹口琴，专注而又深情，一曲祝酒歌，有模有样，蛮好听。

“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啊。”我走过去戏谑道。

“西老师啊”，司旺停下来，笑着说，“你别笑我喽，吹着好玩。这些大哥大姐抬举我，要听，我就丑吹下。”

“吹得好呢。”一蓝花旗袍老太太说，“杨师傅人好热情，又记得好多歌，要他吹哪首他就能吹哪首。”

“现在是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。”司旺爽朗一笑，“去年老婆子过世了，女儿也成家了。”

司旺伸伸手，拍拍皱皱的衣服，唱了句山歌：

日头哪个一出咧 就出哪个工

一声哪个山歌么过田垌

日头哪个落了么就收哪个工

莫管哪个春夏么和秋哪个冬……

## 旧看中轴线 今品北京城

——品读刘心武《钟鼓楼》

□ 北京市文物公司 许可

北京——中轴线上的城市，南起永定门，北至钟鼓楼，由南至北八公里，是北京历史文化的传承。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这样赞美它：“一根全世界最长，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。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……”申奥成功后，北京中轴线延伸至北部的亚运村，这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延长，也象征着血脉的传承与延伸。

我从小家住五环外，那时候对北京的概念即“北京是一个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的四方城”。儿童时代，对“京城印象”没有太多的记忆，“京城风味”也仅限于那时候大火的几家快餐厅，以为老北京炸鸡和鸡肉卷代表了一切。

除了天安门故宫外，对中轴

线上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钟鼓楼了。高中时代还不懂古时候的建筑结构，更别说是能真正体会到钟鼓楼“暮鼓晨钟”的深义，对钟鼓楼的印象不过是站在马路边等红绿灯时的一次匆匆仰望。

步入大学，对北京城的印象慢慢铺开，穿行胡同的人力三轮车、后海的冰场、盛夏什刹海边温热的风……一路绿柳拂面，穿过天空里交织的电线仰望，尽头是那个曾经匆匆经过的鼓楼，红墙黄瓦，巍巍然地立在那儿。

工作后，穿梭在琉璃厂街巷间，接触到了一些北京城的老辈儿，从清晨推着竹筐车一步一缓的老奶奶，到傍晚收摊儿抖空竹的大爷，“京城印象”于我也多了些烟火气。伴随着工作内容的推进，慢慢深入了解北京城，才



发现在北京人眼里，钟鼓楼不只是地理概念上中轴线北端的古代建筑，它折射了元明清三代历史京都的兴衰，声声鸣响更是北京向着美好未来坚实迈进的足音。

穹穹下的钟鼓楼，巍然屹立，互为相望，每一声韵律都是历史的回响。气势磅礴的中轴线，绵延着北京城的千百年悠悠历史。品味北京城，在某个夏天的黄昏，在古城脚下，在馥郁芬芳的落日余晖里，告别一整天忙碌的生活，体会刘心武笔下的岁月痕迹，“钟鼓楼高高的屹立着，不断地迎接下一刻，下一天，下一月，下一年，下一代”。

## ■ 独家连载

■ 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■ 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# 造化同工

(小说)

□ 关明

### 面壁多年今破壁 冲天一啸狼图腾 (上)

“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一道课题，学生回家潜心研究。等到课题完成才发现，老师退休了、学校解散了，课题没有人鉴定验收了。”

——“苍狼”的困境

就在“苍狼”没米下锅，南川重工最困难的时刻，仲长丰的前妻谢春红从美国回来了。她是在听了女儿说的情况之后赶回的。见到仲长丰之后，她拿出两张支票说：“一张给你治病，一张给你的苍狼项目组。”

仲长丰说：“给我的这一张，我不要。给苍狼项目组的这一张，我代表项目组感谢你。”

谢春红说：“如果有必要，我也可以找到资金，接手你们公司的改革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韩金辉必须滚出南川。我一天也不愿见到他那张脸。”

就在这时，位列全国五百强的华强公司主动上门来了。他们是专程来和南川重工洽谈合作的。

华强公司接手南川重工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补发了职工多年的欠薪和拖欠的医药费。第二件事就是恢复了被韩金辉集团大幅压缩的工会组织。一批工会干部

又回到了工作岗位。工会工作力量加强之后，企业生产效率也有了很大提高。

“苍狼”的进展十分顺利。谁知道，“苍狼”的诞生之日，就是另一桩烦心之事来临之时——研制成功的“苍狼”，如今不知找谁去验收。

当年下达研制任务的装甲兵司令部已经撤销了建制。组织项目实施的兵器工业部也经历了国家机械委、兵器工业总公司等沿革，现在改制变为兵器工业、兵器装备两家集团。当初的老领导都已退休，甚至没有人记得曾经有过“苍狼”这个项目了。

这就像是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一个课题，学生回家潜心研究几十年，等到成果出来之时，发现老师退休了、学校解散了，课题没有人鉴定验收了。

后来才知道，当年给他们下达“苍狼”研制任务时，上级根本没有指望他们能够研制成功。只不过是在企业困难之际，给他们一个名目可以争取一些经费，让工厂不致破产倒闭。后来见他们迟迟没有拿成果，加上企业不断改制重组，上级都忘了这一回事。

哪曾想到，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奋斗，终于给搞了出来。

范致格到了北京，找到宣扬的导师郭院士，郭院士听罢仰天

长叹，连声说：“不容易，真不容易啊！这简直是可以载入兵器史册的传奇！国家不会忘记每一位功臣。我带你们去找国防科工局，去找总装备部！”

他们一行人辗转找到了当年批准“苍狼”立项的领导小组的一位离休领导。那位老首长听了汇报之后，当场老泪纵横。亲自出马找到了健在的当年领导小组成员，共同向国务院相关部门写了一封联名信。一位高级领导见信之后，马上作出批示，按照当年的立项验收程序，即刻到朱日和基地试车，组织鉴定。

在鉴定试验中，“苍狼”表现出完美的整体性能，并以极高的评价通过了鉴定。试验结束后，在此阅兵的首长还视察了车辆，特别是听取了研制过程汇报后，当场给予高度称赞。

消息传回南川重工，整个红光沟顿时沸腾了起来。南川重工终于有了拳头产品，在“猛虎”与“雄狮”的身后，深山沟里终于走出了一匹矫健的“苍狼”，终于实现了当年建厂之初梦寐以求的目标。“苍狼”的诞生，成为红光沟里，乃至整个兵器战线的“狼图腾”。魏兴川带着职工敲了半夜的威风锣鼓，打了半夜的铁花。这一天，简直成为南川重工的复活节。

(连载47)

## 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  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  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

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  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  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